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三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三十

起天鳳二年盡地皇三年凡八年

附新莽下

乙丑

天鳳二年春二月大赦天下

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

黃山宮在槐里黃國黃山宮在興平縣西三十里

百姓奔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捕繫問證

所從起不能得單于咸既和親求其子登屍莽欲遣使必致恐

咸怨恨害使者乃收前言當誅侍子者故將軍陳欽以他罪殺之

誅侍子事在上卷始建國三年莽選辯士濟南王咸為大使夏五月莽復遣和親

侯歙與咸等送右廚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單于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之咸到單于庭陳莽威德莽亦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爲後安公當子男奢爲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 莽意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

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

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

師古曰不拜正

官權令

人守兼一切貪殘日甚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竝乘權勢傳

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章

漢公府各有條屬莽遣十一公

改像

日士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遞相賂

賂白黑紛然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

眾事有司受成苟免諸寶物各帑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吏民上

封事宦官左右開發尙書不得知

舊上封事者先由尙書乃奏司  
其封自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常奉行若輒

省之

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憤昵不潔

前者省決未了而後者  
復來謂之相乘潔清也

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尙書因是爲姦寢事

上書者尙書不以上  
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者

至三歲穀糴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愁苦五原代郡

尤被其毒起爲盜賊數千人爲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

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乃定

邯鄲以北大雨水出深者數丈流

殺數千人

元天鳳春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關東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

元三年

大司空王邑上書以地震乞骸骨莽不許曰夫地有動有震震者

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闢翕萬物生焉易上繫之

辭曰夫坤其動也闢其靜也翕是以廣生焉其好自誣飾皆此類也 先是莽以制作

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祿夏五月莽下書曰予遭陽

九之眚傳曰三統之元有陰陽之九焉天地之常數也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自

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縑布二匹度曰錢八十縑也○縑音宗或帛一匹予每

念之未嘗不戚焉今朕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略頗稍給其以六

月朔庚寅始賦吏祿皆如制度賦與也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與僚

凡十五等左傳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

皂臣與皂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隸今莽自四輔以下分爲僚祿一歲六十六斛稍以差稱上至四輔而為萬斛云莽

又曰古者歲豐糴則充其禮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

其用上計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羞備其品矣卽有災

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

以十爲率視災害所減多少而制分數

自十一公六司六

卿以下

六司卽前所置六官也

各分州郡國邑保其災害

東嶽太師立國將軍保東方三州一

部二十五郡南嶽太傅前將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嶽

國師南始將軍保西方二州二部三十五郡北嶽國將軍保

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馬保納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

尉光尉右隊中部左前七部大司徒保樂郎典郎宗卿侯卿翼

卿師尉烈尉新隊後隊中部泊後十部及六司六卿皆隨所屬之

公保其亦以十率多少而損其祿郎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內之

委者委積也以太官膳羞備損而爲節冀上下同心勸進農業安元

元焉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更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爲

姦受取賂賂以自供給焉

戊辰長平館西岸崩壅涇水不流毀

而北行長平館卽長平觀在涇水之南原涇水東南流入渭爲岸所壅故甲而北行羣臣上壽以爲河

圖所謂以土填水

填與鎮同

匈奴滅亡之祥也莽乃遣并州牧宋宏游

擊都尉任萌等將兵擊匈奴至邊止屯

秋七月辛酉霸城門災

黃圖霸城門長安城出東南頭第一門亦曰奇門

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

天司

馬陳茂以日食免以武建伯嚴尤為大司馬

十月戊辰王路朱

烏門鳴晝夜不絕

平蠻將軍馮茂擊句町

句町音句町挺

士卒疾疫死

者什六七賦斂民財什取五益州虛耗而不克徵還下獄死冬更

遣衛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

孟康曰莽改益州為庸部

大發天水隴西騎

士廣漢巴蜀犍為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

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莽徵丹熊頗益

調度必克乃還復大賦斂就都大尹馮英不肯給

莽於蜀郡廣部

上言自西南夷反叛以來積且十年郡縣距擊不已續用馮茂苟

施一切之政襲道以南山險高深莫音茂多殿眾遠居費以億計

吏士罹毒氣死者什七今丹熊懼於自詭補註自以減賊自任日詭期會調發

諸郡兵殺復訾民取其什四師古曰發人幣財十取其四也訾與贊同空破梁州功終

不遂并改益州日梁州宜罷兵屯田明設購賞莽恐免英官後趙覺痛曰

英亦未可厚非復以英為長沙連率粵楊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

根出音翟義燕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剗剗之

量度五藏五臟心肺肝脾腎也周禮有九藏註曰正藏五又有胃

為九藏也六府胃小腸大腸膀胱三焦以其受盛故謂之六府

紫黃帝八十一難經說胃為水穀之府小腸為受盛之府大腸為

行道之府膀胱為精液之府此正府也故入九藏其餘勝以竹筵

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師古曰筵竹挺也按醫書脈

口屬手少陰經與小腸手太陽經合所部在左手腕上足少陰陰

經與膽足少陽經合腎部在左手尺中屬足少陽經與膀胱足大



陽經合肺部在右手寸口屬手太陰經與大腸手陽明經合脾部  
在右手關上屬足太陰經與胃足陽明經合右腎在右手尺中屬  
手厥陰心包經與三焦手少陽經合手少陰之脈起于心中出臍  
心系下膈絡小腸其支者從心系上扶咽系目其直者復從心系  
卻上肺下出腋循膈內後廉行手太陰心主之後下肘內廉循  
臂內後廉抵掌後銳骨之端入掌內後廉循小指之內出其端手  
太陽之脈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  
廉出肘內側兩筋之間上循臂外後廉出肩解繞肩胛交肩入  
缺盆絡心循咽下膈抵胃屬小腸其支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  
銳眥卻入耳中其支者別頰上頰抵鼻至目內眥斜絡于頰足厥  
陰之脈起于大指聚毛之際上循足跗上廉去內踝一寸上踝入  
寸交出太陰之後上膈內廉循股入陰毛中環陰器抵小腹挾胃  
屬肝絡諸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頰頰連目系上出頰  
與肝脈會于巔其支者從目系下頰裏頰內其支者復從肝別  
貫膈上注肺足少陽之脈起于口銳眥上抵頰角下耳後循頰行  
手少陽之前至肩上部交出手少陽之後入缺盆其支者從耳後  
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眥後其支別者自銳眥下大迎合手少  
陽抵于頰下交頰車下頰合缺盆以下臂中貫膈絡肝為膽筋脇  
裏出氣街繞毛際入髀腹中其直者從缺盆下腋循臂過手腋  
下合腋中以下循臂出肘外廉下外輔骨之前直下抵絕骨  
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入小指次指之別其支者別跗上  
入大指之間循大指岐骨內出其端還入爪甲出三毛足少陰

之脈起於小指之下斜趨足心出然谷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上膈內出膈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胃中足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眦上額交巔上其支者從額至目上角其直者從額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挾脊抵腰中入循脊絡腎屬膀胱其支者從腰中下挾脊貫腎入髓中其支者從膊內左右別下貫脾挾脊內過脾經循脾外後廉下合膈中以下貫膈內出外踝之後循京脈至小指外端于太陰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循臑內行少陰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內上臂下廉入寸口上魚膈魚際出大指之端其支者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出其端手陽明之脈起于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兩筋之間上入兩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外廉循臑內前廉上肩出髃骨之前廉上出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絡肺下膈屬大腸其支者從缺盆上頸貫頰下入齒中還出挾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挾鼻孔足太陰之脈起於大指之端循指內側白肉際過竅骨後上內踝前廉上膈內循臑骨後交出足厥陰之前上循膝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膈挾喉連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復從胃別上膈注心中足陽明之脈起于鼻交頤中旁約足太陽之脈下循鼻外上入齒中還出挾口環唇下交承漿卻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額其支者從大迎前下入迎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直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挾臍入氣街中其支者起胃下口下循腹

裏下至氣衝中而合以下脾經抵伏兔下入膝臑中下循筋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內開其支者下膝三寸而別下入中指外開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端出其支者手厥陰之脈起于胃中出屬心包絡下膈歷絡三焦其支者循臂中出腋腋下腋三寸上抵腋下循臂內行手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下臂行兩筋之間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其支者別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手少陽之脈起于小指次指之端上出兩指之間循手表腕出臂外兩骨之間上貫肘循肱外上而交出足少陽之後入缺盆交膈中散絡心包下膈兩脇三焦其支者從膈中上出缺盆上項俠耳後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頰至顙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過客主人前交頰至目統背師古曰云可以治病者以知血脈之原則悉攻療之道也○腦音鏡蹀音話押音甲音育在顙音世腦音國頤音抗腦音軟

調音偶音

是歲遣大使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茂已校

尉郭欽出西域諸國皆剋迎送兵殺駿欲襲擊之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爲數部命郭欽及佐帥何封別將居後駿等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犂危須國兵爲反聞

焉耆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

還其襲駿皆殺之欽後至焉

苦焉者兵未遠欽襲擊殺其老弱從軍師還入塞莽拜欽為填外

將軍封剿胡子剿絕也○何封為集胡男李崇收餘士還係龜茲

及莽敗崇沒西域遂絕

丁酉夏六月莽更授諸侯王莽土於明堂親設文石之平陳莽

茅四色之土師古曰尚書禹貢包匭菁茅蓋者以為菁菜名也茅

菁茅也土有五邑而此云四者中央之土不以封也春秋大傳曰

天子之國有秦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

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

取黑土各取其方土裹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

此之謂主土主土者立社以告於岱宗秦社后土先祖先妣以班

授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吝嗇託以地理未定故且

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 秋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以五石

銅為之李奇曰以五色藥石及銅為之蘇林曰以五色為之若北

治之師古曰李說是也若今作鑄石之為○鑄音偷

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眾兵是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斗

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莽置義和命士以督五

均六筦鹽一也酒二也鐵三也名山大澤四也五均貯貸五也鐵布銅冶六也郡有數人皆用富賈

爲之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

姓愈病是歲莽復下詔申明六筦每一筦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

至死姦民猾吏竝侵眾庶各不安生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

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納言焉常以六筦謙莽大

怒免常官法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而枯旱蝗

蟲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劾緣莽禁考依侵刻小民富者

不能自別貧者無以自存於是竝起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

而覆蔽之浸淫日廣臨淮瓜田儼依阻會稽長州服虔曰姓瓜田名儼長州郡今

趙州府長洲縣南註臨淮  
即今國屬府之盱眙縣  
琅邪呂母亦聚黨數千人起兵於海曲

地即志海曲縣屬琅邪郡  
晉書曰故城在密  
初呂母子為縣吏犯小

罪宰論殺之  
并改縣令長日宰  
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賁

產數百萬乃益釀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賂與之視其

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則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

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無道枉殺吾子欲為

報怨耳諸君甯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頭

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聚

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為宰請

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可請乎遂斬

之以其首祭子家復還海中為盜其眾浸多至萬數荊州饑饉民

眾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

荊州部南陽南郡桂陽武陵零陵江夏等郡爾雅曰為鳧茈郭璞曰生下出中

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茈音慈

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

赤地志新市縣屬江夏郡

遂推為渠帥眾數百人於是諸亡命者南陽馬武潁

川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山中

賈曰離鄉聚謂諸鄉

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大曰鄉小曰聚前書曰收合離鄉置大城中即其義也綠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北余按郡國志新市侯國有離鄉聚綠林山則

以離鄉為聚名也

數月閒至七八千人又有南郡張霸江夏羊

牧等與王匡俱起眾皆萬人莽遣使者即赦盜賊

即赦也就其用聚為盜處而赦

之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

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

民民窮悉起為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

時運適然且減不久莽說輒遷官

戊午天鳳春正月朔北軍南門災北軍壘門之南出者也以大司馬司允費

興為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荊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

采為業采謂采取菰果之屬聞者國張六筭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

百姓饑窮故為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犁牛

種食闊其租賦師古曰闕寬也冀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天下吏

以不得俸祿竝為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乃考始建國二年

胡虜猾夏以來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為姦利增產致富者

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

饕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冀以禁姦而姦愈甚莽孫功崇公

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三印發覺自殺三印一曰雜社冠存已夏處南

山臧薄休二曰尚聖宗姊妨為衛將軍王興夫人坐祝詛姑殺婢

寶權三日德封昌國



以絕口與興皆自殺。是歲揚雄卒。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而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而好深沈之思。清靜無爲。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脩廉隅。以微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願嘗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宏。嚴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甘肅。離騷而反之。據音自嶧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傍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傍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年四十餘。來游京

師王晉薦以爲郎給事黃門與莽及劉歆並列

漢正時歆已改名秀以此是弟述非

事故書其別名

哀帝時丁傅並賢用事請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

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太元者以渾天之度參舉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筭則三舉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以自然之數綜天地人之道揲之以三十五著經凡五千餘言或嘲雄以元尙白雄作解嘲以應之其略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以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元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雄又見諸子各以其智舛馳大抵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眾使溺於所聞而不自

知其非也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號曰法言羅又作方言  
與劉歆書曰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率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  
齋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卽以鉛撻次之於槩二十七歲於今

矣

秉音發  
去聲

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然雄恬於勢利好

古樂道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

而桓譚以爲絕倫然歆於太元猶不能無疑嘗謂雄曰空自苦今

學者有祿利然尙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

音  
蓋

剖

雄笑而不應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

游學惟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元法言焉及卒芭爲起墳喪  
之三年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雄書豈  
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願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

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

兩篇

謂道德經也

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尙以爲過於五經自

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

詭於聖人則必度越諸子矣

琅邪樊崇起兵於莒

莒縣志屬城陽郡

志屬琅邪國

眾百餘人轉入太山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閒至萬

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

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青徐閒又有東海刁子都亦起兵

鈔擊徐兗莽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

烏累單于死弟左

賢王輿立爲呼都而尸道畢若鞮單于興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

渠奢與伊蠡居次云女弟之子醯犢王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

侯歆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及須卜當會因以兵迫脅云當

將軍長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莽拜為須卜  
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竝入北邊  
為寇

元帝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

元布天下下書自言已當如黃帝仙升天欲以誑耀百姓銷解盜

賊眾皆笑之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或聞其音曰清厲而哀非

興國之聲也 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不能克益州夷棟嚴若豆

等起兵殺郡守越鵠夷人大牟亦叛殺略吏人 按後漢書棟嚴若豆

大牟越鵠姊復讐夷人 莽召丹還更遣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牧李鴻擊蠻

夷若豆等太傅義叔士孫喜清潔江湖之盜賊 莽以大傅主夏故

姓而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

突稀勇以爲銳卒

服虔曰稀性剛突人故以爲  
管師古曰西方人名系曰稀

一切稅天下吏民

皆三十取一緣帛皆輸長安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係養軍

馬

續漢志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  
黃綬師古曰係者不許其死傷

多少各以秩爲差吏盡復以與

民

師古曰轉令  
百姓養之

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

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

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

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

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爲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初

莽之欲誘迎須卜當也大司馬嚴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

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此方面之大助也於今迎當置長安棄街

一胡人耳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既得當欲遣尤與廉丹擊匈

奴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令誅單于與而立當代之出車城西橫殿未發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四夷數諫不從及當出廷議尤

固言匈奴可且以爲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策免尤 大司空

議曹史代郡范升 漢公府諸曹有掾有史有屬皆公自辟置 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

不開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今眾人咸稱朝聖

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

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爲是

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立乎

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爲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爲重憂

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驚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後出益可

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黎糶不充田荒不耕穀

價騰躍斛至數千吏民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民也如此則胡

貊守闕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縣免元

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不聽 翼平連率田況

奏郡縣皆民不實地理志北海齊光祿非曰翼平論莽復三十取

一以況忠言憂國進爵為伯賜錢二百萬眾庶皆譽之青徐民多

棄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 夙夜連率韓博地理志東萊不

夜縣莽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

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師古曰昭如海名神

十二輶車不能載輶音遙三馬不能勝即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

霸詣闕霸臥則枕鼓以鐵簪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

大甲高車黃青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



新莽天鳳六年地皇元年

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示百蠻鎮安天下博意欲以風莽

以莽字巨君諷

言毋得真盜而歸

莽聞惡之聞竊在所新豐

師古曰在所謂其見到之處

更其姓曰巨

母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徵博下獄以非所立言棄市

膠東饑旱連年刁子都等黨眾腹多至六七萬

庚地皇春正月乙未赦天下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千歲應號也

莽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譖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

師古曰趨

譖謂趨走而譖諱也

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

莽見四方

盜賊多復欲厭之下書又曰子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為

大將軍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至士吏凡七十三萬

八千九百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予受符命之女稽前人將條備

屬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至縣宰皆有大將

軍偏裨校尉之號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十輩倉無見穀以

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取辦於民 秋七月大風毀王

路堂

莽改未央宮前殿曰王路堂  
服虔曰如言路寢也路大也

莽下書曰乃壬午舖時

舖音通日

加申也

有烈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予甚恐焉伏念一句迷乃解矣

御書曰先言烈風雷雨後言迷乃解矣蓋取舜烈風雷雨弗迷以爲言也

昔符命文立安爲新遷王臨

國洛陽爲統義陽王議者皆曰臨國洛陽爲統謂據土中爲新室

統也宜爲皇太子自此後臨久病雖瘳不平臨有兄而稱太子名

不正惟卽位以來陰陽未和禾稼鮮耗蠻夷猾夏寇賊姦充人民

征營無所錯手足

御古曰征營惶恐不自安之意也

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

安爲新遷王

莽改後南新蔡曰新遷

臨爲統義陽王

是月杜陵便殿乘輿

虎文衣廢藏在室匣中者出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吏卒見

者以聞莽惡之乃下書曰寶黃斯赤

服虔曰以黃為寶自用其行氣也斯赤斯役賤者皆衣赤

賤漢行也

其令郎從官皆衣絳

望氣為數者多言有土功象九月甲

申莽起九廟於長安城南

九廟祖廟五親廟四

黃帝廟方四十丈高十七丈

餘廟半之制度甚盛博徵天下工匠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者

絡繹道路窮極百工之巧功費數百餘萬卒徒死者萬數 是月

大雨六十餘日

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

馬適求姓求

名

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連及郡國

豪傑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為輔國侯 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

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乃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

子沒入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沮寶貨民罰

作一歲吏免官

太傅平晏死以子虞唐尊為太傅尊曰國虛民

貧告在奢泰乃身短衣小吏乘牝馬柴車藉藁以瓦器飲食

師古曰柴

車卽棧車藉藁去蒲莢也○藉音弱

又以厯道公卿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自下車

以象刑赭幡汚染其衣莽聞而說之下詔申敕公卿思與厥齊封

尊爲平化侯

汝南郅惲明天文厯數以爲漢必再受命

郅惲音質隕

乃說莽左隊大夫遂竝使舉事而以伊尹自任竝奇之使署爲吏

惲不諂曰文王拔呂尙於渭濱高宗禮傅說于巖築桓公取管仲

於射鉤故能立宏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爲吏位也非闕

天者不可與圖遠君不授驥以重任驥亦悅首裏足而去耳遂西

至長安上書說莽曰臣聞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

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取之以天還之以天

可謂知天命矣莽大怒繫惲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識難卽

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暉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暉乃瞋目置  
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乃與同  
郡陳敬南遜蒼梧

平地皇春正月葬妻死諡曰孝睦皇后初葬妻以葬數殺其子弟

泣失明葬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葬妻有侍者原碧葬幸之臨亦通

焉恐事泄謀共殺葬臨妻情國師公女能為星語臨宮中且有白

衣會

晉書天文志木與金合為白衣之會土與金合亦為白衣之會言宮中皆以所會之舍占而知之

臨喜以為

所謀且成後貶為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葬妻病困臨子

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今臣臨復適三

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

李奇曰中室臨之母也師古曰非也臨自言欲

於室中保全

葬候妻疾見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既

不可得耳

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謀殺狀莽欲祕之使殺案事使者司命

從事埋獄中

司命從事司命之屬官也

家不知所在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

又詔國師公臨本不知星事從愜起情亦自殺是月新遷王安

病死初莽爲侯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生子興匡皆留新都國

以其不明故也及安死莽乃以王車遣使者迎興匡封興爲功脩

公匡爲功建公

卜者王況謂魏成大尹李焉曰

莽改魏郡曰魏成

漢家

當復興李氏爲軸因爲焉作讖書合十餘萬言事發莽皆殺之

莽遣太師羲仲景向

莽以太師主春其屬置羲仲官

更始將軍護軍王黨

諸將軍皆置護

軍

將兵擊青徐賊國師和仲曾放助郭興擊句町

莽以國師主皆秋故置和仲

不能克軍帥放縱百姓重困莽又轉天下穀帛詣西河五原朔

方漁陽每一郡以百萬數欲以擊匈奴須卜當病死莽以庶女妻

其子後安公奢所以尊寵之甚厚終欲爲出兵立之者會莽敗云  
奢亦死 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旱成帝時關東大水陂水溢爲  
害翟方進爲相遣掾行視以爲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  
無水憂遂奏罷之至是枯旱郡中追怨方進乃爲之謠曰壞陂誰  
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鰓 莽旣  
輕私鑄錢之法犯者愈眾及伍人相坐沒入爲官奴婢其男子檻  
車女子步以鐵瑱琅常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師古曰琅當長瑱也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十六七 上谷儲夏自請說瓜田  
儀降之儀未出而死莽求其尸葬之爲起冢祠室諡曰瓜甯殤男  
此殤非未成人之殤強死者也楚辭所謂殤者翼以招降其餘然卒無降者 閏月丙  
辰大赦 耶陽成脩獻符命姓耶陽成名脩而官爲耶也言繼立民母又曰黃帝

以百二十女致神僊葬於是遣中散大夫謁者各四十五人

百官志中

散大夫秩六百石時屬司中分行天下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葬

長樂宮銅人五枚起立葬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

即使尚方工鐫滅所募銅人膺文又感漢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

入高廟四面提擊

謂夢見諸責

各壞戶牖桃湯赭鞭灑屋壁

桃湯灑之諸責

之令輕車校尉居其中是歲南郡秦豐起兵於黎邱聚眾且萬

人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葬召問羣臣禽賊方

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

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

侯尊飾虛僞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信公秀顛倒五經毀

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



義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  
通立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  
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恭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  
左遷魯匡爲五原卒正以百姓怨誹故也六筦非匡所獨造莽厭  
眾意而出之 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羣聚常思歲

熟得歸鄉里眾雖萬數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闕而已師古曰闕

盜也隨日而盡也言羣盜攻剽所得日給口體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關中兵而死賊非

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諒其故是歲荊州牧璆奔命二萬人討緣

林賊賊帥王匡等相率迎璆於雲杜

賢曰雲杜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西北杜

祐曰安州應城縣漢雲杜縣地

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牧欲北歸馬武等

復遮擊之鉤牧車屏泥

屏泥縣油舖之在鉤前

刺殺其驂乘然終不敢殺牧

賊遂攻拔竟陵

賈曰竟陵舊名屬江夏郡故城在鄖州長壽縣南

轉擊雲杜安陸

賈曰安陸屬

江夏郡今安州縣

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又

大司馬士按章豫州

師古曰有上章川告者就前按治之

為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

上書具言狀莽大怒下獄以為誣罔因下書賈七公曰夫吏者理

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彊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

今則不然盜發不肅得至成羣黨遮略乘傳宰士士得脫者又妄

自言我責賊賊何為如是賊曰以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

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饑寒犯法為非大者羣盜小者偷穴

師古曰穴謂窟

盜也竊為不過二科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饑寒

之謂耶七公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

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黠賊而妄曰饑寒所為輒捕繫請其罪

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州郡又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與刻石爲約樊崇等聞之不敢入界況自劾奏莽讓況未賜虎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厥罪之興師古曰擅發之罪與乏軍興同科以況自詭必禽滅賊循廷自詭自任也故且勿治後況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以

璽書令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禽也部吏部盜賊之吏部賊曹縣尉亭長之類是也師古曰伍人同伍之人若今伍保者也咎在

長吏不爲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蔓連州乃遣將帥多發使者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其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暇復憂盜賊治官事將帥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爲賊所破吏氣浸傷徒費百姓前

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返避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  
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  
所以多之故也今洛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  
將軍二人竊註太師者景尚也  
更始將軍者王鳳也瓜牙重臣多從人眾道上空竭少  
則無以威示遠方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  
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  
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  
出將帥郡縣苦之反甚於賊空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  
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況陰爲發代遣使者賜  
況璽書使者至見況因令代監其兵遣況西詣長安拜爲師尉大  
夫況去齊地遂敗

壬地皇泰正月九廟成納神主葬謁見大駕乘六馬以五采色爲

龍文衣著角長三尺師古曰以又造華蓋九重古今注曰華蓋黃

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雲蔽其上高八丈一尺載以四輪車輓者皆呼

登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轎車非僊物也轎車也二

月樊崇等殺景尚 關東人相食 夏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

軍廉丹東討眾賊祖于都門外天大雨霑衣長老歎曰是爲泣重

初樊崇等眾既寢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其中最

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史汎相稱曰臣人及關太師更始將討

之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匡丹

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甯逢赤眉不逢太

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 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

教民煮草木爲醕醕不可食重爲煩費 綠林賊遇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鳳王匡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乘傳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繼韓盧而責之獲也 蝗從東方來飛蔽天

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乃置養贍官粟食之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稟饑死者什七八先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賤取於民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爲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饑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飯肉羹持入示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 秋七月新市賊王匡等進攻隨

賢曰隨縣屬南陽郡今隨州縣

平林人

卷之五 魏書 卷之五

陳牧廖湛復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

水經註章水南逕過平林縣故城西俗

謂之將陵城吳新市接界平林地名在今隨州隨縣東北

莽詔書讓嚴丹曰倉粟盡矣府庫

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

恩塞責丹惶恐夜召其掾馮衍以誓示之衍因說丹曰嘗聞之順

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若夫知其不可而必

行之身死之日負義於時知者不為勇者不行荳張良以五世相

韓惟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賁育名高乎太山將軍之先為漢

信臣

賈曰廉廢事武人宣帝時為後將軍即丹之先

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

懷漢德甚於周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

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納雄

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

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

祖哉丹不聽筮及睢陽

睢陽

行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

者慮于未萌況其昭哲者乎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于世有

獨見之慮見疑於人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

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後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

丹又不聽衍乃亡命河東衍左將軍奉世曾孫也冬無鹽索盧恢

等舉兵反城附賊

師古曰索盧姓也賢曰無鹽魯國東平郡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之東

廉丹王匡

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匡進爵為公封吏

士有功者十餘人亦用別校董憲等眾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

擊之廉丹以為新拔城罷勞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

隨之合戰成昌

師古曰成昌地名也余據後漢書當在無鹽縣界

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



印戰將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

二十餘人別闕也故姓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為生馳奔賊皆戰

死國將哀章自請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

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洛陽鉅南宮大司馬董

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思當作北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初

景帝王長沙定王發生齊陵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

仁仁以南方卑溼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焉後曰齊陵

齊陵治道縣在今水州唐興縣北元帝時徙南陽仍號齊陵故城

在今隨州東陽縣東北曰東陽後漢葉陽縣漢齊陵故城在今

東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國除節侯少子外為鬱林太守賢曰鬱

林郡今鬱州縣余按唐柳州無鬱林縣而唐之桂陽鬱

外生鉅鹿都尉回鉅鹿郡今邢州縣余按唐邢州國有回生南頓令欽賢曰南

汝南郡故城在今陳州項城縣西括地志陳  
州南頓縣古頓子國通于陳南徒故曰南頓欽娶湖陽樊重女

湖陽縣古蓼陽地生三男續仲秀兄弟早孤養於叔父良續性

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

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大口隆準日

角賢曰隆高也許負云鼻頭爲準元尚書中候注曰日角謂庭中骨起狀如日葬天鳳中秀之長安受

尚誓于中大夫應江許子威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

從者僦以給費既通大義乃歸性勤稼穡續常非笑之比於高祖

兄仲秀姊元爲新野鄧晨妻秀嘗與晨俱乏宛過穰人蔡少公少

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

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及秀與家屬避吏新野舍晨

廬甚相親愛晨因謂秀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也往

時會宛獨當應邪秀笑不荅宛人李守身長九尺容貌絕異爲人嚴毅居家如官廷好星厯識記爲莽宗卿師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眾可與謀大事伯升字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先是李通同母弟申徒臣爲伯升所殺及軼來迎秀恐其怨不欲與相見軼數請秀乃強見之軼深達通意秀乃許往意不安買半盾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悅握秀手得半盾刀謂秀曰一何武也秀曰倉卒時以備不虞耳通因具言讖文事秀初不敢當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必舉大事且王莽敗亡已兆天下方亂遂心然通言然是時通父守在長安秀乃微觀通曰卽如此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

自有度矣因復備言其計秀深知通意遂與定謀通欲以立秋材

官都試騎士日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邱賜

莽改南陽曰前隊置大夫職如

太守為正職如郡尉

因以號令大眾使軼與秀歸舂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續

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

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眾皆然之於是分遣親

客於諸縣起兵續自發舂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匿曰伯升

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

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曰稱柱天都部

柱天若天之柱也舊部者都統其眾也

秀

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亡走父守及家屬坐死者六十四人

續使族人嘉招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豎長聚秀初

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

均眾恚恨欲反攻諸劉劉秀敘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眾乃悅進

拔棘陽資曰棘陽縣名屬南陽郡在棘水之南古肅國也故城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李軌鄧晨皆將賓

客來會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常張印等收散卒入蘄溪

路鍾龍開賢曰盛宏之荊州記曰永陽縣北有石龍山在今安州應山縣東北又隨州隨縣東北有三鍾山○莫音婁又

呂眾復振引軍與荊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賢曰上唐縣名故城在今隨州東陽縣東

北水者註上唐本蔡陽縣之上唐縣春秋時唐國也十一月有星孛于張賢曰張南方宿續漢志曰張為

張六星在天廟北劉續欲進攻宛至小長安聚賢曰續漢書消陽縣有小長安

張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杜佑曰南陽漢宛縣南三十七里有小長安與甄阜梁邱賜戰時天密

霧漢軍大敗秀單馬走遇女弟伯姬與其騎而銜前行復見姊元

趣令上馬元以手揮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為兩沒也會追兵至元

及二女皆死續弟仲及宗從死者數十人續復收會兵眾還保棘

陽初續秀之少也叔父良撫循甚篤及將起兵以告良良大怒搏

手大呼曰我欲詣納言嚴將軍叱續秀去出閣令人視之還白方

坐陷脯良復譴呼

謹有韻  
微二音

續秀言事已如此不可讎露良不聽然

終不詣府明旦續秀前白良曰欲于何時詣嚴將軍所良意下曰

我爲詐汝耳當復何若乎及是之敗良妻及二子皆死阜賜移書

于良曰老子不率宗族單綉騎牛哭且行何足賴哉時鄧晨亦將

賓客從續秀及是妻女旣死新野宰又汙其宅掘燒其冢墓宗族

皆悲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阜賜

乘勝阻轡重于藍鄉

賢曰此湯  
縣有藍鄉

引精兵十萬南度潢淠水

賢曰水  
經註曰

諸水二湖流注合爲黃水又南經麻陽縣之

臨淠水

水經註此水  
出此陽縣東

北大胡山南與淠水會謂之派水昔漢光武破甄阜梁邱賜於此  
水西斬之於斯水也杜佑曰漢舞陽故城在唐州泌陽縣北有淠

水在縣南光武使阜賜處改正此通阻兩川開爲營絕後橋示無鐵誤作泚今從漢書改正。此音比

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續其患之會

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賢曰宜秋縣名在此陽縣余案續卽與續漢志南陽平氏縣有宜秋聚續卽與

秀及李通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眾推王常續見常

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復興伯升

兄弟眞雲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續曰如事成豈敢獨餐

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爲餘將成丹張卬言之丹卬負

其眾曰大丈夫旣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其

將帥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

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興也舉大

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彊恃眾觸情恣欲雖

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尙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  
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  
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  
諸將雖屈彊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  
義卽引兵與漢軍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續  
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  
藍鄉盡獲其輜重先是青徐賊耿雖數十萬人訖無文書號令旌  
旗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數莽罪惡稱說漢家  
歷數天下始知所宗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三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三十一

起更始元年  
盡更始二年

淮陽王

諱元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帝王世紀曰春陵戴侯然渠生蒼梧太守利利生子張子張生元後敗降赤眉

光武詔封

爲淮陽王

更始元年春正月甲子朔漢兵與下江兵共攻甄阜梁邱賜斬之殺士卒二萬餘人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引兵欲據宛劉縯乃陳兵誓眾焚積聚破釜鼓行而前與戰於淯陽下

續漢志淯陽縣屬南陽郡賢曰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淯水之陽因名

大破之遂圍宛王莽素聞劉

續名至是又聞其國宛乃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續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續威明恐其既立不利於己會舂陵戴侯曾孫元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朱鮪張卬等貪其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續示其議續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慙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眾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宜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卽其事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爲功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

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王勢亦足以斬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

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

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

得有二眾皆從之二月辛巳朔設壇場於清水上沙中

水經注清水出宏農

盧氏縣攻離山東南過南陽西鄂縣西北又東過宛縣南諸將立聖公于斯水之上

元卽皇帝位南面立朝

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改元以族父良爲國三老

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爲成國上公朱鮪爲大司馬劉續爲大司

徒陳牧爲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由是豪桀失望多不服

豪桀欲立續而

今立元故失望

王莽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須髮立杜陵史諶女爲皇后

置後宮位號視公卿大夫元士者凡百二十人

三夫人視三公九嬪視九卿二十七

世婦視二十七大夫八十

一御妻視八十一元士莽赦天下詔王匡哀章等討青徐盜

賊嚴尤陳茂等討前隊醜虜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

師古曰生活謂來降者不殺之也丹青之信言明者也

復迷惑不解散將遣大司空隆新公將百萬之師

勦絕之矣

司空隆新公王邑○勦同剿

三月王鳳與太常偏將軍劉秀等徇

昆陽定陵鄆皆下之

昆陽定陵鄆皆縣名皆屬潁川郡昆陽故城在今許州葉縣北二十五里鄆今豫州

平林後郤攻新野

不能下新野宰潘臨登城言曰得劉司徒一言願先下續聞之率

軍至其城下陣即降 趙憲者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爲人

所殺無子憲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往復其仇而仇家皆

疾病無相拒者憲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

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臥自搏後病愈悉自縛詣憲憲不與相

見後竟殺之及更始卽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

將軍李寶往降之李氏不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意信義著名  
願得降之更始乃徵意意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蘭栗領豈  
能負重致遠乎即除爲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  
意因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而還更始大悅謂意曰卿  
名家駒努力勉之 王莽聞嚴尤陳茂敗乃遣司空王邑馳傳與  
司徒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  
人巨毋霸爲囂尉傳元曰霸壁曰囂賢曰囂尉主壁壘之事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  
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三  
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夏五月尋邑南出潁  
川與嚴尤陳茂合初劉秀爲舂陵侯家訟逋租於嚴尤尤見而奇  
之及是時城中出降尤者言秀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

美鬚眉者耶何爲乃如是諸將見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

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旣少而外寇彊大并力禦

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

賢曰諸伯升圍

宛未拔也昆陽卽破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

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

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

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

中惟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與廷尉大將軍王常守昆陽夜與五

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

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

堅今假號者在宛

假號者謂更始也

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

邑曰吾昔圖蠶義坐不生得

蠶義事見三十  
六卷居攝二年

以見實讓今將百萬

之眾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喋血而進前歌

後舞顧不快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蠶車十餘大敵臨城中

旌旗蔽野塵埃連天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衝欄撞城

日實

衝撞車也詩曰  
衝衝閑閑許  
侯曰翻樓車也○

輻音朋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

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為憂時夜有

流星墜尋邑營中晝有雲如壤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

皆厭伏嚴尤曰兵法圍城為之闕

篇古曰孫子曰圍師必闕曹操  
注云司馬法云圍其三面闕其

一面所以  
示生路也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

棘陽守長岑彭

彭人字

與前隊貳嚴說

貳副也非使說為前  
隊大夫甄阜之副也

其守宛城漢兵攻之

數月城中人相食乃舉城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續曰彭



郡之大吏執心固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

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

贊曰歸德縣名屬北地郡宋白曰  
州華池縣本漢歸德縣地又通

遠軍西北  
有歸德川

劉秀至鄴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

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  
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己卯朔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

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王薊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

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

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其乘之斬首數

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

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

贊曰凡軍中軍將軍至  
尊以堅銳自輔故曰中堅

尋邑易之

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

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奔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

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潁川盛溢

水經曰潁水出南陽魯陽縣西堯山東南經昆

陽城北東入汝○潁音致

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

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士卒犇走各還其郡王邑獨與所將

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莽聞漢兵言莽鳩殺孝平皇帝乃會公卿於王路堂關所爲

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以示羣臣劉秀復徇潁川攻父城不下

賢曰父城縣名故城在今許州葉縣東北汝州郟城縣亦有父城

屯兵巾車鄉

賢曰巾車鄉名潁也在父城界

川郡掾馮異監五縣爲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異父城人好讀書通左氏春秋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秀謂縯曰事欲不善縯笑曰常如是耳更始大會諸將取縯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珎更始不敢發縯見焚宏謂縯曰建得無有范增之意乎縯笑而不應李軼初與縯兄弟善後更詔事新貴新貴謂朱鮪等秀深疑之嘗以戒縯曰此人不可復信縯不從縯部將宗人劉稷數陷陳潰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魯陽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邪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爲抗威將軍稷不同

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續固爭李軼朱鮪

因勸更始并執續即日殺之以族兄光祿勳賜爲大司徒

賜與更始何相

蒼梧太守利

秀聞之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

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續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范曄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益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冢厚士豈遊俠下客之爲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赦岑彭以顯義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幾所忽嗚呼古人以蜂蟻爲戒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道士西門君惠謂王莽衛將軍王涉曰識文劉氏當復興國師公

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語大司馬董忠與俱至秀所道語星宿秀不應後涉特往對秀涕泣言誠欲與公共安宗族柰何相疑也秀因言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涉曰新都哀侯小被病功顯君素嗜酒疑帝本非我家子也如同心合謀共劫持帝東降南陽天子可以保全宗族不者俱夷滅矣秀乃從之而必欲待太白星出乃舉事秋七月同謀孫伋以其謀告莽莽召忠詰責因格殺之使虎賁以斬馬劍剗忠收其宗族以醢醢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而埋之秀涉皆自殺莽以其骨肉舊臣惡其內潰故隱其誅

按莽傳涉曲莽傷侯根子也

以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無所信不能復遣念郡國乃召王邑還爲大司馬以大長秋張邯爲大司徒崔發爲大司空中書令

苗訴爲國師莽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鰕魚

鰕似蛤無鱗有殼一而附石細孔雜雜或

七或九本草曰石決明一名鱖魚○度音雪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往好時

日小數及事迫急但為厭勝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陵罕恩曰毋使

民復思也又以墨滌色其周垣號其將軍曰執大斧伐枯木流大

水滅發火如此屬不可勝紀天白星流入太微燭地如月光

成紀隗崔隗義

成紀縣屬天水郡賢曰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隗音危上音

上邽楊廣冀人

周宗

上邽縣屬隴西郡賢曰故邽或邑今秦州治隴城縣即舊冀城秦武公伐冀戎因縣之宋白曰秦州治隴城縣即舊冀城

同起兵以應漢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李育

賢曰平襄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

伏羌縣西北王莽改天水郡曰冀戎

崔兄子囂素有名好經營崔等共推為上將軍

崔為白虎將軍義為左將軍囂遣使聘平陵方望以為軍師

賢曰平陵

昭帝陵因以為縣故城在今咸陽縣西北

望說囂立高廟於邑東己巳祠高祖太宗世

宗囂等皆稱臣執事更奉璧而告祝畢有司穿坎於庭牽馬操刀

奉盤錯鋌

錯錯同  
鋌匙同

遂割牲而盟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

允承天道興輔劉宗如懷姦慮明神鑑之有司奉血鋌進護軍舉  
手指諸將軍曰鋌不濡血歆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既而  
埋血加誓一如古禮事畢移檄郡國曰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  
悖道逆理鳩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僞作符書欺惑眾  
庶震怒上帝反戾節文以爲祥瑞戲弄神祇歌詠禍殃楚越之竹  
不足以書其惡今略舉大端以喻吏民蓋天爲父地爲母禍福之  
應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  
傳昔秦始皇毀壞諡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而莽下三萬六千歲  
之歷言身當盡此度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逆天之大罪  
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田爲王田買賣不得規錮山澤奪民本業

迨起九廟窮極土作發冢河中攻劫邱隴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  
任殘賊信用奸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法冠晨夜冤繫  
無辜妄族眾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灌以醢醢裂以五毒政  
令日變官名月易貨幣歲改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窘號泣  
市道設爲六管增重賦斂刻剝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  
輔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官徒隸殷積數十萬  
人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旣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彊胡南擾勁越  
西侵羌戎東擗滅貊四境之外竝入爲害緣邊之郡江海之瀕滌  
地無類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饑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  
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屍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  
屬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於莽妻子顛隕還自



誅刈大臣反據亡形已成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

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風中嶽興滅繼絕封定萬

國遵高祖之舊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勒兵十萬

擊殺雍州牧陳慶安定大尹王向莽改漢涼州曰雍州向平阿侯王譚之子分遣諸將

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初茂陵公孫述

爲莽清水長賢曰清水縣名屬天水郡今秦州縣其父仁爲河南都尉以述年少遣

門下掾隨之官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後太守以其

能使兼攝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鬼神遷導江卒正

治臨邛賢曰王莽改蜀郡曰導江臨邛今邛州縣志臨邛屬蜀郡漢兵起南陽宗成商人王

岑起兵徇漢中以應漢宗成南陽人也地理志南陽縣屬也殺王莽庸

部牧宋遵眾合數萬人述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地理志成都屬蜀郡

虜掠暴橫述召郡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恩劉氏久矣故聞

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室屋燔燼此寇賊

非義兵也吾欲係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雷不欲者

便去豪桀皆叩頭曰願効死述乃使人詐稱漢使者言東方來假

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選精兵西擊成等殺之族

即在成都西南遠兵自臨邛迎擊并其眾前鍾武侯劉望起兵

汝南鍾武在義陽郡界水經計帥水嚴尤陳茂往歸之八月望即

皇帝位以尤為大司馬茂為丞相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

守洛陽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

司直李松攻武關李松通三輔震動析人鄧熿于匡起兵南鄉以

應漢師古曰析南陽之縣南鄉析縣之鄉攻武關都尉朱萌萌降

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

莽改宏農郡曰右隊

西拔湖

亦古曰湖宏農之縣也本屬京兆

莽

愈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古者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

師古曰周禮春官之職女

巫之職曰凡邦之大災歌哭以請哭者所以告哀也

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辟嗟告天以

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叩天曰皇天既命授臣

莽何不殄滅欲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因搏心大哭

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為設飧粥甚悲哀者除以為

郎至五千餘人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將北軍精兵數萬人

以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為質時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他財物

稱是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眾重怨無鬪意九虎至華陰

回谿

賢曰回谿今俗所謂回坑在雒州永甯縣東北其谿長四里闊二丈深二丈五尺

距隘自守于匡鄩

燧擊之六虎敗走二虎詣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

四虎亡三虎收散卒保渭口京師倉

師古曰京師倉在華陰漢北渭口也

鄧睦開武

關迎漢兵李松將三千餘人至湖與睦等共攻京師倉未下睦以

宏農掾王憲為校尉將數百人北渡渭入左馬翊界李松遣偏將

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擊莽波水將軍

陳實融傳莽并拜融為波水將軍前書音義曰波水在

長安南

追奔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諸縣大姓各起兵

稱漢將軍率眾隨憲李松鄧睦引軍至華陰而長安傍兵四會城

下又聞天水隗氏方到皆爭欲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莽赦城

中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使

更始將軍史諶將之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眾兵發掘莽妻子父

祖冢燬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九月戊申朔兵從宣

平城門入

師古曰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

張邯逢兵見殺王匡王林王巡驚憚

等帶音

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會日暮官府邸第盡燹亡己西城中

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謹竝和燒作室門

程大昌曰作室者未央宮西北

鐵室暴室之類黃圖謂為尙方工作之所者也

作室門則工徒出入之門蓋未央宮之便門也

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

黃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室前殿

火輒隨之莽紺袍服

師古曰紺深青而揚赤色也袍純也純為紺服也○袍音均

帶璽紱持虞

帝七首

虞帝安得有七首蓋莽自為之以惑人

天文郎按式於前

師古曰式所以占時日天文郎今之

用式日時加基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

者也何庚戌旦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之漸臺

此未央宮之漸臺也水經未央漸臺在池中大波池中也

建章漸臺在

大波池中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從官尙千餘人隨

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閒關至漸臺

師古曰閒關猶言崎

見其子侍中陸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

殿中問莽在漸臺眾兵圍之數百重臺上猶與相射矢盡短兵接

王邑父子還懼王巡戰死莽入室下哺時眾兵上臺

後謂之下  
關後前書天

文忠旦至食時食時至日暮日苗訢唐尊王盛等皆死商人杜吳

殺莽校尉東海公寶就斬莽首

師古曰公寶姓就名也王莽五十  
一居歲五十四即真六十八人殊死

軍人分莽身節解鬻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公寶就持莽首詣王憲

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妻莽後宮乘其

車服癸丑李松鄧璉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

綬不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死時更始在便

坐黃堂取莽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

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乃詔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

舌莽爲人侈口蹙頰

蹙音含  
上聲

露眼赤睛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好

厚履高冠以簪裝衣反膺高視瞰臨左右有相者云莽所謂鷗目  
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

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居位輔政勤  
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  
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稱  
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  
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  
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  
未足以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騷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  
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虛害徧生

民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  
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  
玩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繩墨餘分閑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定國上公王匡拔雒陽生縛莽太師王匡哀帝皆斬之冬十月奮  
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信大司徒賜兄顯之子并誅嚴尤陳茂郡

縣皆降 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官府秀

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續漢書司隸從事史十人秩皆百石主督促文

書察舉 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漢官

非法 儀曰幘者古之卑賤不冠者之所服也方言曰覆髮謂之幘或謂  
之承露劉昭志曰秦雖諸侯乃加武冠首飾為幘和以表貴賤其  
後稍作幘題漢興補其額卻據之施巾其額卻據之名之曰幘續  
者續也頭首嚴曠也至孝文乃高幘題崇其巾為屋合後施收上  
下羣臣貴賤皆曳之文者長耳謂下幘題 莫不笑之及見司

武者短耳○續音怡操音羅 謠下幘題謂音 莫不笑之及見司



魏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  
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更始北都洛陽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  
復爵位使者至上谷漢上谷郡治沮陽上谷太守扶風耿況迎上印綬使  
者納之一宿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見使者請之使者不與曰  
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  
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  
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堅大信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隙  
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宜耿府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今易之  
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祇生禍亂爲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  
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  
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宛人彭寵吳漢亡命在漁陽

鄉人韓鴻爲更始使徇北州承制拜龍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

爲

龍偏將軍以漢爲安樂令賢曰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更始遣使招降

赤眉樊崇等聞漢室復興卽留其兵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

洛陽更始皆封爲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眾稍有離叛者乃

復亡歸其營崇等時營在潁陽爲王莽虜江連率潁川李憲據

郡自守稱淮南王故梁王立之子永詣洛陽立死見三十六卷

更始封爲梁王都睢陽爲永據梁連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

北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爲不可更始狐

疑賜深勸之更始乃以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

爲光武自河北初潁陽王霸少爲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其父奇

之遣西學長安漢兵起秀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

竊不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充行伍秀曰夢想賢士其成功業豈有  
二哉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及秀爲大司馬以霸爲功曹令  
史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去秀謂霸曰潁川從我  
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以大司徒賜爲丞相令先  
入關修宗廟宮室

將都長安也

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

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  
酒迎勞秀皆不受初秀遊學京師南陽鄧禹年十三亦受業長安  
禹年雖幼一見秀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  
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可從至是聞秀安集河北卽策杖北度追  
之及於濮秀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甯欲仕乎禹曰  
不願也秀曰卽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

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畱宿閒語

賢曰閑私也

禹進說曰

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  
既采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  
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  
往古聖人之興二科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  
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  
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況明公素有盛德  
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  
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  
秀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猶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  
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 秀自兄續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

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覽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

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饑渴易為充飽今公專

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宋子耿

純謁秀於邯鄲

先是李軾承制拜耿純為騎都尉賈曰宋子驥邯鄲

屬趙國今

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白結納

故趙繆

王子林

賈曰繆王景帝七代孫名元

言於大司馬秀曰赤眉可破秀問其故對

曰赤眉今在河東河水從列人北流如決河水灌之可令為魚

列人

縣屬鉅鹿郡賈曰故城在今治州肥鄉縣東北

秀不從去之真定

賈曰真定縣名屬真定國今恆州縣也林

素任俠於趙魏間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興者莽殺之

子興事見三十七卷

王莽始建國二年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興云母故成

帝詎者嘗見葭氣從上下遂任身趙后欲害之偽易他人子以故

得全林等信之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謀共立郎會民間傳赤眉將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眾心百姓多信之十一月林等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于王宮賢曰故趙王之宮也立郎爲天子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更始二年春正月大司馬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前

賢曰前名屬縣郎

今幽州縣也

申屠建李松自長安迎更始遷都二月更始發洛陽初

發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初三輔豪桀假號誅莽者

謂假

漢將軍號也

人人皆望封侯申屠建既斬王憲又揚言三輔兒大黠共

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更始至長安乃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於是三輔悉平時長安唯未央宮被焚

更始九年二年

其餘宮室供帳倉庫官府皆案堵如故市里不改於舊更始居長

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作倂首刮席不敢視諸將

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李

松與棘陽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為高祖約非

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諸宗室社為定陶王庶志定陶縣要濟陰郡宋白曰定陶故城

在曹州東北慶為燕王欽為元氏王元氏縣屬常山郡關驥曰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

嘉為漢中王社奔陵康侯敞之子太宗也康敞之弟嘉競之弟子欽更始之叔父賜為宛王宛縣屬南陽郡

宋白曰鄧州南信為汝陰王班志汝陰縣屬汝南郡然後立王匡

為沘陽王沘陽縣屬南陽郡唐屬唐王鳳為宜城王班志宜城縣屬南陽郡

宋為大堤之地立華山郡後朱鮪為膠東王膠東漢王國都即膠東

魏改宜城郡唐宜縣屬襄州王常為鄧王鄧縣屬南陽郡故鄧國申屠建為平氏王班志

膠水縣

東南

唐為鄧城縣屬襄州

班志

平氏縣屬南陽郡有桐柏  
陳牧為陰平王賢曰陰平縣屬廣漢郡

山唐為桐柏縣屬南陽郡  
衛尉大將軍張印為淮陽王淮陽本陳國漢為淮陽國賢曰淮陽故城在今陳州宛邱

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為穰王穰縣屬南陽郡古曰今穰州穰縣是也  
尚書胡殷

為隨王隨縣屬南陽郡古曰隨國唐為隨州  
柱天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賢曰西平縣屬汝南

五威中郎將李軼為舞陰王舞陰縣屬南陽郡宋曰唐州唐陽縣本

水衡大將軍成丹為襄邑王襄邑縣屬陳留城在陳縣東十里  
郡國稱曰襄邑

宋地本承匡襄陵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王以承匡中  
浮仙縣于襄陵故曰襄邑縣西三十里有承匡故城賢曰今襄邑

縣在宋  
驃騎大將軍宗佻為潁陰王班志潁陰縣屬潁川郡  
尹尊為鄆王班志

鄆縣屬潁川郡宋白曰七國時魏之下邑今許州  
鄆城縣是也括地志潁州襄信縣本漢鄆縣地  
唯朱鮪辭不受

乃以鮪為左大司馬宛王賜為前大司馬使與李軼等鎮撫關東

又使李通鎮荊州王常行南陽太守事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



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謀  
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中與語  
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放縱若此韓夫人  
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中常侍受外朝臣奏事而奏之天子輒怒曰帝方對我  
飲正用此時持事來耶起抵破書案趙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  
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斬之自是無敢復言以至羣小膳夫皆  
濫受官爵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公羊傳曰炊烹爲養爛羊胃騎都  
尉爛羊頭關內侯軍師將軍李淑上書諫曰陛下定業雖因下江  
平林之勢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  
加非其人望其裨益萬分猶緣木求魚升山采珠海內望此有以  
窺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爲陛下惜此舉措敗財傷錦

所立至慮更始怒囚之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賞各置牧守州郡  
交錯不知所從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 更始徵隗囂及其叔  
父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更始成敗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  
書辭謝囂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宏不世之功而大事草創英雄  
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故欽承大  
旨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  
定大勳方緝今俊乂竝會羽翮比肩望無吝者之德而猥託賓客  
之上誠自媿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誠終不背其本貳  
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賁句踐乘扁舟於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遂  
巡於河上夫以二子之賢勒銘兩國猶削迹歸愆請命乞身望之  
無勞蓋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旁



亦備也。○厥音耶。秀將南歸耿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

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

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腹心皆不可曰死尙南首奈何北行入薳

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故廣陽王子接起兵薳中以應

郎賢曰廣陽王名城內擾亂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

迎於是秀趣駕而出百姓聚觀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有銚期者

銚音身長八尺二寸容貌甚異矜嚴有威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

右曰躍眾皆披靡至南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遂晨夜南馳不敢

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蕪亭賢曰蕪蕪亭名時天寒烈眾皆飢疲

馮異上豆粥明日秀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至饒陽

賢曰饒陽縣名屬安平國在饒河官屬皆乏食秀乃自稱邯鄲使

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

通給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秀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

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

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

至下曲陽賈曰下曲陽縣名屬鉅鹿郡常山郡有上曲陽故此言下曲陽以下曲陽有故聚故翟子國宋白曰鎮州故

城縣漢下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賈曰山海經云大猷之山滹沱

之水出焉在今代水繁時縣東流經定州深澤縣東南即光武所

度處今俗猶謂之危渡口臣賈按滹沱河舊在德陽南至魏太祖

曹操因饒河故道決令北注新濟水所以今在饒陽北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

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

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

度時冰滑馬僵乃各以囊盛沙布冰上而度未畢數騎而冰解至

南宮

賢曰南宮縣名屬信都縣今冀州縣也

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旁空舍馮異抱

薪鄧禹藝火秀對燂燎衣馮異復進麥飯進至下博城西

賢曰下博縣

信都國在博水之下故曰下博故城在今冀州下博縣南

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

賢曰蓋神人也今指曰努力信都郡為長安城守

賢曰信都郡今冀州去此

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南陽任

光和戎太守信都邳彤不肯從

東觀記曰王莽分信都為和戎居下曲陽邳彤傳作和戎成字為是

○邳彤

音披容光自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

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

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

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眾遂振燕趙之地

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

二郡信都郡和戎

何患不克今釋

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

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

則邯鄲勢成民不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

考異曰范書鄆彤傳邯鄲成民

不可背成主字皆作城袁紀作邯鄲和城民不可捐和城而千里

送公與春秋作邯鄲之民不能捐父母背成主按文意城皆當作

成邯鄲成兩邯鄲勢成也成

主謂王郎爲已成之主也其離散逃亡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

郡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刁子都軍中

爰曾起兵圍城頭會字子路故號城頭子路考異曰范書

作力子都同編脩任光以爲不可秀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募發

劉放日力當作刁任光以爲不可秀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募發

奔命出攻勃縣若不降者恣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

秀從之乃發勃縣得精兵四千人拜任光爲左大將軍信都都尉

李忠爲右大將軍邳彤爲後大將軍和戎太守如故信都令萬脩

爲偏將軍皆封列侯出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任光李忠萬

修將兵以從邳彤將兵居前任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

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眾從東方來羣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

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秀投簪入堂陽界賈曰堂陽縣屬鉅鹿郡在堂水之陽故城

在今冀州鹿城縣南多張騎火彌滿澤中堂陽即降又擊黃縣降之賈曰黃縣屬鉅

鹿城頭子路者東平爰曾也寇掠河濟間有眾二十餘萬刁子都

有眾六七萬故秀欲依之昌城人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迎秀

賈曰昌城縣屬信都郡故城在今冀州西北杜佑曰故城在冀州信都縣北水經註引應邵曰在堂陽縣北三十里秀以植

為驍騎將軍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迎

秀於育賈曰育縣名故城在冀州余考兩漢志無育縣蓋實字之誤拜純為前將軍進攻下曲

陽降之眾稍合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賈曰中山國一名中人亭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

張曜中山記曰城耿純恐宗家懷異心乃使從弟訴宿歸燒燒廬舍中有山故曰中山



以絕其反顧之望秀進拔廬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

鄲郡縣還復響應時真定王楊起兵附王郎眾十餘萬秀遣劉植

說楊楊乃降楊常山憲王莽六世孫舜景帝子也秀因留真定納楊甥郭氏為夫人

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皆下之資曰元氏防子屬常山郡故今趙州縣也防與房古字通用至

鄲雖斬王郎將李惲鄲縣屬常山郡資曰今趙州高邑縣也○鄲音霍至柏人復破鄲將

李育育還休城攻之不下南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延姓漢中

王嘉擊降之有眾數十萬南陽賈復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

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用之器

也及是為嘉校尉見更始政亂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

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圖桓文之

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

六國是也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係所得毋不可保乎

所係

謂軍中也

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為書薦

復及長史南陽陳俊於劉秀復等見秀於柏人秀以復為破虜將

軍俊為安集掾秀見復馬羸解左驂以賜之官屬以復後來而好

凌折等輩調補鄧尉秀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

擅除潁川祭遵

祭音再

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儉喪母負土起墳

嘗為部吏所侵結客殺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懼焉至是為

軍市金秀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

從軍者非一處人故于軍中立市使相貿易匪令以治之秀

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

教令所行也乃貲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

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初王莽既殺鮑宣

事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

三拜欲滅其子孫上黨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殺其子永太守  
荀諫保護之召以爲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爲諫陳興復漢室翦滅  
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  
卒自送喪歸扶風後太守趙興舉永秀才不應至是更始徵永爲  
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將兵安集河東并州得自置偏裨永至河  
東擊青犢大破之馮衍詣軍門說永曰伏念天下罹王莽之害久  
矣始自東郡之師東郡之師謂擊  
破翟義於東郡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  
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刑法彌深賦斂愈重眾強之  
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竝臻父子流亡  
夫婦離散廬落邱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蠱起于是江湖之  
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貽藉貽有重待  
台三首四垂之人肝腦塗地

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  
帝以聖德龍興席捲天下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天下自以去亡新  
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  
飛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  
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號音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  
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  
乎羣士然大將軍之事豈得主璧其行東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  
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  
邯鄲之賊未滅眞定之際復擾而大將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  
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  
東帶名關北逼強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

也如其不備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  
應卒今生人之命懸於將軍將軍所仗必須良材宜改易非任更  
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  
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永素重衍乃以衍爲立漢將軍

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以扞衛并土 或說大司

馬秀以守柏人不如定鉅鹿秀乃引兵東北拔廣阿賢曰廣阿縣名屬鉅鹿郡

故城在今趙州象城縣西北杜佑曰趙州昭慶縣漢廣阿縣秀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

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處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

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

以大小也 薊中之亂耿弇與劉秀相失北走昌平賢曰昌平縣屬上谷郡今

幽州縣故城在縣東就其父况因說况擊邯鄲時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急

發其兵北州疑惑多欲從之上谷功曹寇恂門下掾閔業說況曰

邯鄲拔起

賢曰拔  
齊也

難可信向大司馬劉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以

歸之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

騎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眾邯鄲不足圖也況然

之遣恂東約彭寵欲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詣大司馬秀安

樂令吳漢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亦勸寵從秀

狐奴縣屬  
漁陽郡

寵以爲

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出止外亭念所以譎眾未知

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蒼召而食之問以所聞生言大司

馬劉公所過爲郡縣所稱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

爲秀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會寇恂至寵

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與蓋延王梁將之南攻薊殺王

郎大將趙閎寇恂還遂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凡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開城中車騎甚眾丹等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即進至城下城下初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眾皆恐劉秀自登西城樓勒兵問之耿弇拜於城下即召人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景丹等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賢曰王郎將帥數言我亦發之二郡兵以拒光武光武聊亦應云然猶今兩軍相戲弄也何意二郡良爲吾來考異曰袁宏作良牧爲吾來今從景丹傳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景丹寇恂耿弇蓋延吳漢王梁皆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耿況彭寵大將軍封況寵丹延皆爲列侯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

所至皆交接豪傑更始立使使者韓鴻之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  
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甚悅之遂承制拜爲安樂令漢素聞  
秀長者獨欲歸心故說寵歸款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  
自達然沈厚有智略鄧禹數薦之於秀秀漸親重之蓋延字巨卿  
漁陽要陽人也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邊俗尙勇力而延以氣聞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有文武才數與禹謀議禹奇之因牽  
牛酒交驢更始遣尙書令謝躬率馬武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  
矢司馬秀至與之合軍東圍鉅鹿月餘未下先是更始北都洛陽  
以鄧晨爲常山太守至是晨閒行會秀于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  
秀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爲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  
晨常遣委輸給軍不絕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門內之



更始遣兵攻破信都秀使李忠還行太守事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秀逆戰於南絲不利

賢曰南絲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邢州柏人縣東

北左傳齊國夏伐曹取欒卽其地也其後有蒗故加南今謂之倫城聲之轉也杜佑曰唐鉅鹿漢南縣地漢鉅鹿縣今平鄉也○緄

連音連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等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

其戰樂可言耶耿純言於秀曰久守鉅鹿士眾疲弊不如及大兵

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之夏四月畱

將軍鄧滿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乃使其諫大夫杜威請

降威雖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

子與者乎威請求萬戶侯秀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

之二十餘日五月甲辰郎少傅李立開門納漢兵遂拔邯鄲郎夜

亡走王霸追斬之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毀謗者數千章

秀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各隸諸軍

絕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偏將軍馮異也為人謙退

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

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竝坐論功異

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護軍宛人朱祐言於秀曰長

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考異曰范書度紀朱祐皆作祐按東觀記祐皆作祐通安帝諱

許慎說文祐字無解云上諱然則祐名當作示旁古古今之古不當作左右之右也秀曰召刺姦收護軍祐

乃不敢復言更始遣使立秀為酈王賈曰酈縣屬沛郡今徐州縣也悉令罷兵

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遣苗曾為幽州牧韋順為上谷太守蔡

充為漁陽太守竝北之部酈王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賢曰趙王如意之殿

也故基在今洛州邯鄲縣內耿弇入造牀下請閒因說曰吏士死

水經注溫明殿在襄臺西

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兵何爲  
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  
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  
辦也敗必不久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  
父子故敢披赤心蕭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  
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  
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  
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  
略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  
也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天  
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爵鉅期亦

說蕭王曰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職號為精勇今更始失政  
大統危殆海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眾以順萬  
人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服蕭王笑曰卿欲遂前蹕耶於是辭  
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是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  
鐵脰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  
眾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欲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為大將  
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幽州十郡涿郡廣陽代郡上谷漁陽遼西遼東元菟樂浪郡是也苗  
曾聞之陰敕諸郡不得應調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賢曰無終本山  
武國也無終山名因以為國號漢為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幽州漁陽縣是時苗曾蓋治無終曾出迎於路漢  
即收會斬之耿弇到上谷亦收韋順蔡充斬之北州震駭於是悉  
發其兵秋蕭王擊銅馬於鄴賢曰鄴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冀州鹿城縣東○鄴音臬吳漢將

突騎來會清陽

賈曰清陽縣名屬清河郡今具州縣故城在州西北

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

盛皆曰是甯可分兵與人邪及漢至悉上兵簿於莫府請所付與

不敢自私於是諸將人人多請之王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又

何多也諸將皆慙王以偏將軍沛國朱浮爲大將軍幽州牧使治

薊城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大破之

賈曰館陶縣屬魏郡今隸州縣

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眾合蕭王復與大戰於

蒲陽悉破降之

賈曰蒲陽山清水所出在今定州北平縣西北

封其渠帥爲列侯諸將未

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

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

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眾遂數十萬故關西號王爲銅

馬帝赤眉別帥與青犢止江大彤鐵脰五幡十餘萬眾在射犬

賈曰

續漢志野王有射犬聚故蕭王引兵進擊大破之南徇河內舊註

在今懷州武德縣北即今之河內太守韓歆議欲城守及王至懷歆迫急迎降王知其

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岑彭諫曰韓歆南陽大人可以為用

乃貸之初謝躬與蕭王共滅王郎歆與蕭王遠戾常欲襲蕭王

畏其兵彊而止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蕭王有以慰安之躬

勤於吏職蕭王常稱之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自疑其妻知之常

戒之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為之備終受制矣躬

不納既而躬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鄴縣屬及蕭王南擊青犢使

躬邀擊尤來於隆慮山地聖志隆慮縣屬河內郡原鄧曰隆慮山

在彰德府林慮縣西北二十五里躬兵大敗蕭王因躬在外使吳

漢與刺姦大將軍岑彭襲據鄴城躬不知輕騎還鄴漢等收斬之

其眾悉降先是蕭王營置酒高會欲以圖躬不克既罷獨與躬將  
馬武登叢臺從容謂之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  
如武曰驚怯無方略王曰將軍久將習兵豈與我掾史同哉武由  
是歸心及躬誅武馳至射犬降王王見之甚喜復使將其部曲至  
鄴武叩頭辭以不願王愈美其意引置左右 更始遣柱功侯李  
寶益州刺史李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公孫述遣其弟恢擊寶忠  
於綿竹寶曰綿竹縣名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大破走之述遂自立爲蜀王  
都成都民夷皆附之 冬更始遣中郎將歸德侯劉盆子大司馬護  
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  
還匈奴單于與驕謂遵曰匈奴本與漢爲兄弟匈奴中亂孝宣  
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爲王莽所篡

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

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誓拒單于終持此言實音測不聲且欲

脅屈遵遵陳利害爲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道阻留朔方爲

賊所殺遵字孟公杜陵人也少孤與張竦俱爲京兆史竦博學通

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末俱著

名字爲後進冠竦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尙鮮明而

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

曹以故事譴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譴遵曰

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譴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謂

西曹此大度士奈何小文責之久之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

爲校尉擊之有功封嘉威侯遵性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



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常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沾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閣出去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矚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減去以爲榮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遵凡三爲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第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先是黃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恃之于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肩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

入口漱水滿懷不得左右牽千縷微一旦重礙爲裳所輾

直音專  
其音重

編音

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

壺壺日盛酒人復借沽常爲國器託於罍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

由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

誦經誓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沈俗閒官爵功名

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願不優耶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

我亦不能我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

道也至是自匈奴歸終以醉而見殺 赤眉樊崇等將兵入潁川

分其眾爲二部崇與逢安爲一部

逢音

徐宣謝祿楊音爲一部赤

眉雖數戰勝而疲弊厭兵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眾

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於是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

賈曰  
武關

在今商州上雒縣東文穎曰安復析縣西北七十里有武關前書

曰陸渾縣有關在今雒州伊闕縣西南地理志陸渾縣屬宏農郡

兩道俱入更始使王匡成丹與抗威將軍劉均等分據河東宏農

以拒之 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釁并關中

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

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時朱鮪李軼田立陳橋將兵號三

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并州蕭王以河內

險要富實河內北有太行之險南據河津之要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

鄧禹鄧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眾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

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

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而

已拜馮異爲孟津將軍

實曰孟地名古今以爲津在河內郡河陽縣南門外統魏郡河內兵

於河上以拒洛陽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因獵於山中見二老者  
卽禽王問曰禽何向竝舉手西指此中多虎臣每卽禽虎亦卽臣  
大王勿往也王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耶昔湯  
卽桀於鳴條而大城于亳武王亦卽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郊鄩彼  
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卽人者人亦卽之雖有其備庸可忽  
乎王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其知所在禹旣  
西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恂在河內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  
之竹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軍雖遠  
征未嘗乏絕 隗崔隗義謀叛歸天水隗囂恐并及禍乃告之更  
始誅崔義以囂爲御史大夫 武帝元鼎三年置天水郡秦州記云  
郡前渭水冬夏無增減因以名焉  
梁王永據國起兵招諸郡豪傑沛人周建等竝署爲將帥攻下

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

陽佼彊爲橫行將軍

賈曰西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佼姓也余考兩漢志無西防縣

東海賊

帥董憲爲翼漢大將軍琅邪賊帥張步爲輔漢大將軍督青徐二

州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

秦豐攻拔邵宜城等十餘縣自號楚

黎王

邵宜城二縣屬南郡賈曰智鑿齒襄陽記曰秦豐黎邱鄉人黎邱楚地故稱楚黎王黎邱故城在今襄州半道縣北杜佑

曰襄州宜城縣舊率道也水經注

汝南田戎攻陷夷陵

賈曰夷陵縣屬

南郡有夷山故曰夷陵今峽州襄陽故城在今縣西北水經注吳改夷陵爲西陵

自稱掃地大將軍轉寇郡

縣眾數萬人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九終